

逸
老
堂
詩
話

余性疎懶平居自糲食粗衣外無他嗜好寓書園史一
閱繙校竟日忘倦古人有云緩帶當晚食當夜眠
下人一種真樂余亦自謂有真樂而此不
史百家忽然有悟朗誦一過如對賓客談論而無迎送
之勞一樂也展玩法書名帖追想古人筆法如與客乘
棋臨局而無機心之勞二樂也焚香看畫一目千里雲
樹藹然臥遊山水而無跋涉雙足之勞三樂也以此三
樂日復一日益不知老之將至何必餽膏粱乘輿肥華
居鼎食然後為快哉遂扁一室曰逸老堂日居其中鉛
槧編帙未嘗去手意有所會欣然筆之久而成帙勒為
二卷藏諸篋笥因名曰逸老堂詩話聊以志吾之樂且

求愈于飽食無所用心者云爾嘉靖丁未五月望日戊
申老人自序

如此高致惜名不傳丁酉三月二十五日東里

逸老堂詩話卷上

崑山 俞氏

浦陽吳清翁嘗結月泉吟社延致鄉遺老方鳳謝翱吳
思齋輩主於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
爲題預以書告浙東西以詩鳴者令各賦五七言律詩
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收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
清翁乃屬方公輩品評之選中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
揭榜其第一名贈公服羅一縑七又筆五帖墨五笏第
二名至五十名贈送有差清翁乃錄其選中者之詩自
一人至六十人總得詩七十二首又摘出其餘諸人佳
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啓及其事之始末爲一帙而板行

之具一名羅公福詩云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
逍遙一竿好雨扶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
外塹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
夢招噫安得清翁復作余亦欲入社廁諸公之末幸矣
矣夫

滄洲張亨父泰題田畯醉歸圖詩云村酒香醑魚稻肥
幾家畱醉到斜暉牧奴背拽黃牛載兒子傍扶阿父歸
鬢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爲衣天寬帝力知何有
但覺豐年醒日稀莊誦此詩可以想見太平氣象向使
滄洲入吳清翁吟社吾知羅公福又讓子出一頭地矣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名於景泰間其赤壁云

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
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孤
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烟蕪時人稱爲杜赤壁
云吳文定公詩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
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
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卽其人也微文定
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古今詩人措語工拙不同豈可以唐宋輕重論之余訝
世人但知宗唐於宋則棄不收如唐張林池上云菱葉
乍翻人衆後荷花初沒舸行時宋張子野溪上云浮萍
斷處見山影小艇移時聞草聲巨眼必自識之誰謂詩

盛於唐而壞于宋哉瞿宗吉有舉世宗唐恐未公之句
信然

郝元敬詩話云松江袁景文未仕時嘗謁楊廉夫見其
賦白燕詩云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余近
見鼓吹續編此詩乃常熟時大本所作其詩曰春社年
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日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
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額國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
少閒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大本同時人元敬失於不
審耳非廉夫之詩明矣

朱子儋存餘堂詩話載顧仲瑛和劉孝章遊永安湖詩
其警聯云啄花鷺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極爲楊

鐵崖所稱許余記宋白玉蟾有春日遊冶詩云風條舞
綠水楊柳雨點飛紅山海棠亦自雋永惜無賞音者拈
出

東坡像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
功業黃州惠州崖州山谷自贊云似僧有髮似俗無
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楊誠齋自贊云青白不形眼底
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擔突明月清風與陳龍
川自贊人中龍文中虎者有閒矣

至正壬辰冬倡婦徐氏徽人寇常一日召婦佐觴徐憤
罵不從寇馳劍往殺之龍江章琬孟文有詩記之云平
康巷裏掌中身翠舞珠歌玉樹春不得籍除今義死天

容倡婦魂降臣江陰王逢元吉亦有詩弔云妾非花月
舊時妖曾事忠良樂聖朝今日黃巾刀下死陽城下蔡
莫魂消其二云束帶朝衣供奉孫虜庭歎死報皇恩妾
今一唱貞元曲孰澣西風碧血痕噫徐婦可謂風塵中
有義氣表表者矣回視冠裳寧不愧哉

陸儼山詩話載華亭衛先生題松雪墨竹云漢家日暮
龍沙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畱得一枝烟雨裏又隨人去
報平安都元敬詩話云周方伯良石所作但首句改易
三字漢家作中原龍沙作龍旂未知孰是

唐李義山詩有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之句世俗久
雨見晚晴輒喜自古皆然余適逢此景遂演二首云天

意憐幽草孤根託硯隈自含幽獨意長殿百花開香馥
滋春雨情深觀落梅心知惟二謝勾引夢中來人間重
晚晴水色共天清池面浮魚泳山腰返照明漁簪懸別
浦林鳥度新聲髣髴王維畫超然物外情李義山全篇
惜未見之耳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
楊升菴云作而字解尤有意味此說余不敢從故特拈
出

茅栗木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茅者今訛作茅栗沈存
中嘗辯其非矣杜詩云園收茅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
非茅栗解作蹲鴟之茅一何遠哉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

杜詩銜孟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孟之句今俗本作世賢者非也

杜詩苔臥綠沈槍綠沈以漆著色如瓜皮謂之綠沈南史任昉卒于官武帝聞之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綠沈瓜卽今西瓜也

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云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高適詩云香界泯羣有香界香阜人未曾到道淮南子云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于人也注曰聾蟲喻無知者聾蟲之名甚奇

玊液瓊蘇皆古酒名見皇松蒿醉鄉日月

藝文類聚載東哲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具對眞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九湯中牢九九字乃是九字詩人貪奇趨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牢九卽今之湯餅是也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文忠公之文浩如江河歐公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公之開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代之無所有也

古樂府詩云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言之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卽織是

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卽
此事也下云烹魚卽書亦譬喻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
反劉履皆謂古人多于魚腹寄書引陳涉羣魚倡禍事
證之何異癡人說夢邪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宋人有錢昆者性
嗜蟹嘗求外補語人曰但得有蟹之處無監州則可此
語有晉人風味東坡詩有欲問君王句符竹但憂無蟹
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卽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雜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
曲譜於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
人月泉吟社詩云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荊州記盛弘之撰其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

謝元暉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侶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非也草木疏云檉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在處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卽此也

杜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記無錦竹意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箇墮竹其皮類繡豈卽此乎劉涇溪亦不知所謂近閱梅

杜詩一作綠竹
亭北起高文亦中分
排波清則非平明矣
注自不詳

聖俞宛陵集錦竹詩云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
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自注
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黃鶴有金注之昏耳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王萊猗春晚詩云絲
絲天棘出莓牆天棘天門冬也如懷香而蔓生洪覺範
以為柳非也

古有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之說癡本作甌貯酒器也後
人訛以為癡字米人艾性父從高帝臣借書有詩云校
書未必及三豕還借最慚無一鴟甌字義同借時以一
鴟為贄還時以一鴟為謝耳

老杜秋興云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荆公

效其錯綜體有綠成白雲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言
綠成則知白雲爲絲言割盡則知黃雲爲麥矣近時吳
興邱大祐有梧老鳳凰枝上雨稻香鸚鵡粒中秋亦得
老杜不言之妙

南荒人稱餅覲謂之具理人不知何物東坡在儋耳以
詩別黎秀才詩後批云新釀佳甚求一具理卽餅覲是
也今人以酒器爲覲康節詩有云大覲子中消白日小
車兒上看青天

古人服善往往推尊於前輩如杜少陵不見高人王右
丞藍田邱壑蔓寒藤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
傳高適則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岑參則云謝朓

每篇堪調如李太白過黃鶴樓則云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顥題詩在上頭又云令人卻憶謝元暉韓退之云李
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云少陵無人誦仙死才薄將
柰石鼓何宋韓維詩云自愧效陶無好語敢煩凌杜發
新章古人如此推讓今人操觚未能成章輒閤視前古
爲無物近見詠月詩有李白無多讓陶潛亦浪傳之句
是何語耶可謂狂瞽甚矣或有駁予曰老杜有氣廟屈
賈壘目短臂劉牆又云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亦高
自稱許予曰在老杜則可餘則不可

陸放翁宿北岩院詩云車馬紛紛送入朝北岩燈火夜
無聊中年到處難爲別也似初程宿灞橋岑參送郭儀

詩云初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放翁結句本此趙興統
娛書堂詩話指爲參寥詩不考之過也

^客齋三筆載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有詩云四面峯巒
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落先教
鎖寺門唐張籍題虎邱詩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劔池無
底鎖雲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惟茂蹈
襲張詩二句客齋亦受其欺而記之耳

房白雲碑字希白與元遺山爲友其別西湖詩云聞說
西湖可樂飢十年勞我夢中思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
人家不要詩近見李西涯麓堂詩集謂樂天所作謾矣
余訪唐子畏於城西之桃花菴別業子畏作山水小筆

遂題一絕句于其上云青藜拄杖尋詩去多在平橋綠
樹中紅葉沒脛人不到野棠花落一溪風余曰詩固佳
但恐脛字押平聲未穩子畏謂我何據余曰老杜有黃
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拚脛子畏躍然曰幾誤矣
遂改經紅葉沒鞋人不到吁子畏之服善也如此與世
之強辯飾非者殆逕庭矣

郡閣雅談載廖凝字熙績十歲時有詠恭詩云滿汀鷗
不散一局黑全輸作者見之曰必垂名于後世先大父
醉菊翁與客弈棋家君侍立客命賦詩卽口占云兩行
分黑白二叟賭輸贏落子爭先著松閒睡鶴驚客稱賞
不已時家君年纔十一歲

陸安甫伸舉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二句問王勝甫有成語可爲對否勝甫曰戰國策有犬兔俱罷田父擅功之語可以對之安甫歎服

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伯幅賜金堂令張嶷卽今之深紅箋也又有百韻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爲名也其次學士牋則短于百韻矣西涯李文正與客索箋紙數日酬和過半因名于母箋其詩云朝來東館幕西涯子母箋成豈浪誇猶貪心勞望眼半隨詩句落誰家子母箋自西涯始名

能改齋漫錄云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謚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歎曰

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唐子畏著四庫碎金
云皇帝崩後未有諡號故曰大行行者德行之行讀作
去聲二說未知孰是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
谷借書詩有時送一鴟開鎖魚宋父性父借書詩有校
簪未必及三豕還借最慚無一鴟余攷唐韻瓶與鴟同
用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也後
人訛以爲癡不亦謬乎

張脩撰亨父詩云東風潑地掃烟埃桃李無情柳乏才
畱不住春花落去捲成團雪絮飛來此格本無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識燕飛來之句

伊秉之字伯恭子
舉此當是其居此

起自周之歷古同而
中上之事如多其山
中正則山而下也上則
中正則山而下也上則

伊卿舉伯恭少從學于家君苦志贍博溫厚文雅閒喜
作詩余嘗愛其有新意如寒食詩云風弄輕陰寒食天
粉牆處處露鞦韆古人遺俗停炊爨不禁綠楊枝上烟
如山中雜言云牛羊自知夕桑柘近成陰又云山花遇
雨落野雉見人飛涸沼空菱葉高籬滿豆花其和家君
述懷云深懷師道終身重已信文人自古貧詩皆清拔
可誦今爲四明訓導云

鄂州蒲圻縣赤壁正周瑜所戰之地黃州亦有赤壁東
坡夜遊之地詩人託物比興故有西望夏口東望武昌
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蓋東坡翁亦有疑之之辭矣
韓子蒼亦承東坡之誤有齊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磯頭

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元人陳菊
南上虞人博古士也其詠蒲圻赤壁詩云往事何須問
阿瞞到頭吞不去江山自從羽艦隨烟盡惟有漁舟竟
日閒碑字雷皴漫墨本驚機土蝕點朱斑淒其古思誰
分付白鳥蒼烟滅沒閒噫千載之下獨宋葛常之元陳
菊南二人之卓見耳楊用脩有云世之人無特見者一
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譽之應聲蟲焉思以青黛藥之可
發一笑

廣東廣州府港公若水擢南京祭酒將之任其母垂白
隨行任所薦紳賦詩贈行甚衆惟嘉魚李承箕一詩云
孝道由來兒奉母得官今日母隨兒八千里路風波險

總是胡麻也。陂畚湛公見詩。卽草疏奏于朝。求養親至八載。親終然後出仕。承箕可謂能盡友道。若水則能盡子職。兩得之矣。承箕陳白沙之門人。

雲麓漫抄云。古有風法華者。偶至人家。見筆硯。便書人目之爲怪。吳中士子頗有法華之風。故拈出以警戒之耳。

趙松雲詠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雲生髻。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戚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吁。非身歷老境。不能道。

宋人馬晉孟昭東吳人賦滿庭芳詞云。雲漬冰鬚。霜侵

蓬鬢去年猶勝今年一迴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
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
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
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上
閑了釣魚船

宋徐師川作漁父詞云七澤三湖碧草連洞底江漢水
如天朝廷若覓元真子不在雲邊在酒邊明月棹夕陽
船鱸魚恰是鏡中懸絲綸釣餌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
眠

宋朝寒食有拋壻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
也梅聖俞禁烟詩云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

堵七未切或云起于堯民之擊壤

唐詩云殘霞颺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卯色天東坡詩云
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閒集
詞云一方卯色楚南天註以卯爲卯非也注東坡詩者
亦改卯色爲柳色王梅溪亦不及此何邪

劉夢得詠元都桃花而被譏李繁詠東門柳楊國忠謂
其譏已而得禍劉后村詠落梅詩有東君繆掌花權柄
卻忌孤高不主張譏者箋其詩以示柄臣田是閑廢十
載后村有病後訪梅十絕句其一云夢得因桃卻左遷
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也被梅花累十年
人謂簡齋題墨梅而致魁台后村詠落梅而罹廢黜噫

詩之幸與不幸有如此夫

天廚禁籞洪覺範著有啄句法中假借格如殘春紅藥
在終日子規啼以紅對子如佳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
以十對遷朱子儋詩話謂其論詩近于穿鑿余謂孟浩
然有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老杜亦有枸
杞因吾有雞栖柰爾何以枸對雞韓退之云服昏長訝
雙魚影耳熱何辭數爵頻以魚對爵皆是假借以寓一
時之興唐人多有此格何以穿鑿爲哉

人之于詩嗜好往往不同如韓文公讀東野詩有低頭
拜東野之句唐史言退之性倔強任氣傲物少許可其
推讓東野如此坡公讀孟郊詩有云初如食小魚所得

不償勞又似食蜉蝣竟日嚼空^黃菴三公皆才豪一世而
其好惡不同若此元次山有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
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推尊
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此詩斷盡百年公案

老杜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欲
下筆自讀書始不讀書則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其求汲
澗汪洋浩渺之勢不可得矣蕭千^君云詩不讀書不可
爲然以書爲詩則不可嚴滄浪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
恐非確論

吳興邱吉字大祐未遇時有能詩聲對客揮毫敏捷無
比一日聞常熟錢永暉善詩往謁之邱反門語聞者曰

大宋此詩又傳是
十年內詩之絕句一
而第五集也

可語汝主詩人特相訪錢曰彼何人其迂若是適讌客
令閨者請入室卽令賦詩贈妓仍以險韻困之卽畧不
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吳艘貌與芙蓉雨不
降纖指嫩抽銀筍十脩眉淡掃綠蛾雙舞裙影拂沈香
屑歌扇風生玉女窗後夜巫雲忽飛去空餘明月照湘
江永暉歎服不已遂致上座傾蓋如故酣飲倡和畱連
數日而別

郊九成與倪元鎮齊名詩亦清麗其春暮詩云春色三
分都有幾二分已在雨聲牆東雨箇桃花樹恨殺朝來
一番風又云世事摠如春夢裏雨聲渾在杏花中人多
稱誦唐人有二十四番花信風山谷有一霎社公雨

數番花信風皆平聲用今九成作去聲必有所自杜詩
會須上番看成竹元微之有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
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專爲竹也退之筍詩云庸知上
幾番又作平聲押

太湖中有大小千山吾鄉秋官馬愈抑之號清癡道人
有詩云大小山小山兩山突兀湖中間世態炎涼說
不盡又手千人千萬難仲宣不遂依劉願作賦懷鄉淚
如霧蒙正朱門久不開歸家懶見妻兒面大小山高峩
峩小千山青嶙峋徒去千人勞爾神不如壁立千萬尋
孤標直上千青雲下視蟻子何足云噫嘻高哉予素心
雨千山莫千人清癡此作有所感而賦蒙邁跌巖不減

劉龍洲

張夢晉靈有萬才屢試不第爲人落魄不羈詩文多不存稿春暮送友云三月正當三十日一琴一鶴一孤身馬蹄亂踏楊花去半送行人半送春其臨終賦一絕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尚思元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其胸襟洒落亦自不凡

宋釋惠洪題王維雪中芭蕉圖有雪裏芭蕉失寒暑之句以芭蕉非雪中物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始知前輩作畫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余近閱陸安甫叢殘錄云郭都督錦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彫壞噫不

乙未余在金陵雪後至同年蔡潤泉家見芭蕉葉猶綠而中鍾山書院內芭蕉何心猶外

唐人即元有善詩不可
聽在宋其詩固不可不
讀詩者亦也唐人詩集
正統刻其間猶趙也唐人
詩用之

讀天下書未遍天下路不可妄下雌黃觀此益信

元薩天錫嘗有詩送訢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
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
聽景陽鍾衲衣春暖畱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
從陪杖屨秋風江上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詩故好
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
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
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構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
臨川謁虞公席閒省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
再誦之薩誦所作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
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慨

服今詩律鉤乎訛刻爲倪雲林詩非也

宋張表臣嘗遊南徐甘露寺偶題小詞于壁間其僧愚俗且賸愀然不樂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塗壞了張笑曰頗有祖風客問何謂張曰昔李衛公亦曾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尋問之僧欣然曰已規而漆之矣衛公嗟惋竟日祖風之謂此也余正德辛未春與張堯臣遊虎邱竹樓禪房酒半堯臣畱句壁間余亦和之有松竹陰中鶴竊墮翠微深處僧房閑他日有客戲之曰以汝對鶴受其侮矣僧愚俗無知遂磨滅鶴竊二字重遊見之詢知其故噫天下事未嘗無對方杖削圓甘露祖清詩磨滅虎邱僧與客一笑而罷

梅花格高韻勝見稱于詩人吟詠多矣自和靖香影一
聯爲古今絕唱近見王涵峯履約詩云傍水濃開落影
斜依稀遙認雪中花何如西子春江上淡掃蛾眉自浣
紗許理齋詩話謂其詠梅當以神仙比之可以自況比
之婦人則非也余閱木天禁語有借喻格如詠婦人必
借花爲喻詠花者必借婦人爲比如王荊公詠梅詩云
顚黃睂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東坡云春入西湖
到處花裙腰芳草傍山斜盈盈解佩臨湘浦脈脈當爐
賣酒家蕭東之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
皆借喻也許子矢于考耳余友江陰曹毅之弘號方湖
詠梅一絕殊有風致清香疎影獨踟躕脈脈黃昏思有

餘恰似文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如亦借喻格也
麓堂詩話載同官獻諛之辭如西涯尊在虛字上用力
如何到得又云西涯最有功于聯句又云西涯所造一
至此乎又云莫太洩漏天機至若與吳文定公和般班
韻西涯公詩警聯具載于內文定和章不錄一句文定
未第時有贈西涯詩全篇俱載古人詩話未必如此噫
涯翁天下士也何必亦著此語雖非自矜亦未免起後
人議論

劉靜脩詠史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
將字論心術恐有無窮受屈人宋史文信公與陳宜中
同傳不預忠義之列吳文定公有謁文信公祠詩云當

時正氣重乾坤忠義誰將宋史論柴市宜爲南向象崖
山應有北歸魂已酬鄉里肺賢志能報朝廷養士恩一
讀六歌人便哭天教遺墨燬無存常熟錢氏藏文信公
六歌墨跡近燬于火文定末句故及之噫文信公忠義
表表在天地閒而史書不預何耶余誦靜脩詩重增惋
歎

古人文辭中往往談及西子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
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宋之問
詩一朝還舊都越妝尋若邪爲驚入松網魚畏沈荷花
則西子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
夷則西子甘心隨范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誰遣姑蘇

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爲蠶竊西子而去矣余按墨子親士篇曰西施之沈其美也西施之終不見于史傳古今咸謂其^從范蠡從五湖之游今乃知其終於沈可以爲西子浣千古之冤矣墨子春秋末人其所言當信

老杜竹詩云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香太白雪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李賀四月詞云依稀香雨青氤氲元微之詩云雨香雲澹覺微和以世眼論之則曰竹雪雨何嘗有香也^凡何

元何貞立長沙人歐陽原功之壻少有俊名既舉進士原功欲拔入翰林於虞邵菴揭吳斯諸公極稱道之及

相見適會僧景初持墨菊卷詣翰林求題諸公遂請貞
立賦之貞立出倉猝且懼勉强賦云陶令歸來不受
官黃花采采曉霜寒悠然一見南山後故向東籬子細
看所作殊負所聞諸公頗不愜虞公詩云過了黃河無
此種江南秋老萬僧寒此花開遍風光盡莫作尋常草
本看江南舊有僧萬公善畫墨菊故云歐陽公詩云蕊
萼元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
來面目見馨香僧舊衣黑謂之緇流元文宗寵眷訢笑
隱始賜著黃貞立以詩故竟不得入翰林苑歐公亦不復
言邵堯嘗語門人曰人之出處固自有定若貞立者講
學之功恐亦未至焉近卞戶部華伯江陰人亦爲僧題

墨菊卷云聞說緇衣獨好賢墨花香裏對談予霜雖改黃金色老氣橫秋尚凜然此詩固不敢與虞歐竝駕而亦差勝貞立之作矣

秦少游侍兒朝華年十九少游欲脩真遣朝華歸父母家使之改嫁既去月餘父復來云此女不願嫁少游憐而歸之明年少游倅錢塘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脩真矣臨別作詩云玉人前去卻重來此度分攜更不回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未幾遂竄南荒余友唐子畏閱墨莊漫錄偶見此事以詩嘲少游云淮海真黜麗華他言道是我言羞金丹不了紅顏別地下相逢雨面沙又題陶穀郵亭圖云一宿嫵緣逆旅中短詞

聊以識泥鴻當初我做陶承旨何必搏前面發紅語意新奇如醉後啖蛤蜊頗覺爽口

姚寬西溪叢語云柳子厚詩有空齋不語坐高春薛能詩云隔江遙見夕陽春淮南子曰日經于淵虞是謂高春注云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碓春時也黃潤玉萬象錄云高春已時也或云日入處非也余讀梁武帝詩云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云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盈當以日入處爲是二說成興已皆誤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議者以黃昏難對清淺楊升菴丹鉛續錄云黃昏謂夜深香動月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余意二說皆非豈詩人

之固哉梅花詩往往多用月落參橫字但冬半黃昏時參橫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和靖非此意乎

李文正昉云士人惟貴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太華逸民李廌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余欽服二公之言當書于座隅姚合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

盧疎齋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于世教義不存于此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

梁元帝詩曰白鳥翻帷暗丹螢入帳明白氏六帖云丹

丹鳥白鳥見夏正

鳥夜照的的熠熠劉禹錫蚊詩云蓋爾微形飼丹鳥崔
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丹鳥金樓子云齊桓公臥于柏
寢曰今白鳥螢營是必飢耳是皆以白鳥為蚊丹鳥為
螢也

抱經堂主人聞是後因作聖主歲華病月乙亥日也

逸老堂詩話卷上

逸老堂詩話卷上

二十

逸老堂詩話卷下

崑山 俞氏

古今文人用事有信筆快意而誤用之者雖大手筆亦所不免近見徐天全翁閒居卽事詩云閒心自覺功名淡卻笑畱侯勝鄼侯鄼字有二音皆地名蕭何所封邑屬沛國才何切蕭何子孫所封邑屬南陽則肸切按班固十八侯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唐楊巨源詩云請問漢家功蕭第一麒麟閣上識鄼公天全翁押去聲或別有所據云

離騷云落英或謂菊花而不落何謂落英一云落大也一云落始也謂始開之英姚寬西溪叢語引晉許詢詩

云青松凝素體秋菊落芳英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余讀韋應物詩云掇英泛濁醪日入曾田家審姚說無疑矣

竹坡詩話云作詩止欲寫所見爲妙不必過求奇險葉文莊公與中云近之作者嫫母蹙西施之額童稚推馮婦之臂句雕字鏤叫噪聾牙神頭鬼面以爲新奇良可歎也余嘗見元人房白雲題詩云後學爲詩務開奇詩家奇病最難醫欲知子美高人處只把尋常話做詩邱文莊濬荅友人論詩云吐語操觚不用奇風行雨上蘭抽絲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

蔣少傅冕云近代評詩者謂詩至於不可解然後爲妙

夫詩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然後足以爲詩詩而至於不可解是何說耶且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者哉

南峯楊君謙循吉作古文甚有時名其詩亦閒雅余每愛夏日宿禪房云暖分香水浴涼借好風吹與友人夜話云杯杵草草免空去飲酒無多閒話長題支硎山僧院云泉噴雪花冷鳥含蠶語柔送僧云禪從逆境打衲到暑天收秋夜云月色寶珠螢酒顏枯木春佳句也有松蘿堂集

天台王古直有述懷詩竊將入骨詩還拙事不縈心夢亦清之句李西涯稱賞之載于麓堂詩話余少曾見唐宋詩選一首但忘其名氏詩云纔到中年百念輕獨於

風月未忘情貧將入骨詩方好事不縈心夢亦清萬卷
難圖金馬貴一生長與白鷗盟幸然不作諸侯客猶恐
江湖識姓名惜古直全篇未之見耳

僧齊已折楊柳詞云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玉
風以中酒之中爲去聲予記唐人有詩云醉月頻中聖
近來中酒起常遲阻風中酒過年年東坡云臣今時復
一中之作中風之中非也

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脩此池得三銅器
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
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吳均詩曰聊傾三雅卮劉夢得詩
云酒每傾三雅或謂古酒餅號三雅非也

白樂天詩善用俚語近乎人情物理元微之雖同稱差
不及也李西涯詩話云樂天賦詩用老嫗解故失之麤
俗此語蓋出于宋僧洪覺範之妄談殆無是理也近世
學者往往因此而蔑裂弗足視吳文定公讀白氏長慶
集有云蘇州刺史十編成句近人情得俗名垂老讀來
尤有味文人從此莫相輕

楊用脩丹鉛續錄云白樂天三游洞記雲破月出光景
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
狀造語如此何異柳子厚世以爲太易輕議之蓋亦未
深玩之也

近見天全翁徐武功墨跡一卷于友人家筆畫遒勁可

愛其詞云心緒悠悠隨碧浪良宵空鎖長亭丁香暗結
意中情月斜門半掩才聽斷鐘聲耳畔盟言非草草十
年一夢堪驚馬跡何日到神京小橋松徑密山遠路難
憑其詞句句首尾字相連續故名之爲玉連環想此體
格自天全翁始又見賦中秋月一闋云中秋月月到中
秋偏皎潔知他多少陰晴圓缺陰晴圓缺都休說且喜
人閒好時節好時節願得年年長見中秋月天全文集
中皆不載是以知散逸詩文尤多

宋楊學士應之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
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余友柳大中劍性僻嗜書搜
羅奇集傳寫殆遍親自讐校不吝假借由是人益賢之

閒好吟詠手錄白氏長慶集題其後云兩三年寫自經
手七十卷書纔到頭山居云煮粥燒松子梳頭就菊花
述懷云百竿竹與身同老千卷書曾手自抄余嘗過訪
其居脩竹瀟然焚香獨坐左圖右史充棟汗牛昔人之
所慕者今大中俱得之矣與世之朝吳暮楚驅馳勢利
之場者大相遼絕哉

唐士嗣夢餘錄云古人爆竹必于元旦鷄鳴之時今人
易以除夜似失古意余近讀張燕公守歲詩云竹爆好
驚眠始知唐時除夜爆竹其來久矣

張文潛明道雜志云錢穆父_伊開封府剖決無滯東坡
譽之爲霹靂手穆父曰敢云霹靂乎且免胡盧蹄蓋俗

諺也能改齊漫錄記張鄧公罷政詩云緒案當衙竝命
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大君鵲鷺
蹄余又見李屏山樂府末句云但尊中有酒心頭無事
葫蘆提過鵲鷺蹄卽今俳優指爲鵲突者卽胡塗之謂
也

壺山采謙父詠蚊詩云朋比趨炎態度輕禦人口給屢
憎人雖然暗裏能鑽刺貪不知機竟殺身此詩諷當世
小人奔競不知止者然辭語太露無含蓄意本朝夏文
靖公元吉詠蚊云白露瀼瀼木葉稀癡蚊猶自傍人飛
信伊祇解趨炎熱未識行藏出處機鵲然有規諷警戒
之意存焉

祝枝山先生希哲嘗序家君約齋漫錄二十卷今錄其
畧云俞君寬父吳之耆儒也秉操貞介守道篤學慎交
簡出泊然安素其爲學也好劇殮飭勤彰逐月外視權
晏若仇聲利若涇黃卷賓主墨訂朱讐日與古哲者游
蓋皇甫子宴之流也文浩瀚不暇盡錄楊君謙見之乃
曰太史公筆不過是也又贈先君詩云水南雄市萬塵
趨水北還容陋巷居三尺素桐陶靖節百篇華賦馬相
如心拋世俗爭爲事手錄前賢未見書欲繼姓名高士
傳怕君嫌我近睢盱家君白髮種種嗜學不倦每見奇
書手自謄錄時年八十餘矣未嘗一日廢鉛槧也枝翁
與先君辭世先後墓本拱矣展卷讀之不覺泫然

通志卷之五
五
吾鄉光菴王仲光博學知天文旁通於醫洪武中避地
太湖戊寅儲君卽位有詩云數莖白髮亂蓬鬆萬理千
梳不得通今日一梳通到底任教春雲舞春風人咸謂
光菴我朝陳圖南信哉

陸放翁黃州詩云君看赤壁終陳跡生子何須是仲謀
趙契時賓退錄云陸詩本晁載之詠昭靈夫人詩安用
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予曰非也東坡有但令
有婦如康子何用生兒似仲謀

少師楊文貞公嘗曰東坡竹妙而不真息齋竹真而不
妙蓋坡公成子兔起鶻落須臾之間而息齋所謂節節
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者也專以畫爲事者乃如是爾今

人有得東坡竹其枝葉逼真者大率偽爾沈石田長于山水而短於竹嘗自嘲云老夫畫竹類竹醜小兒旁觀謂楊柳李西涯題柯敬仲墨竹云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紙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非得畫家三昧旨恐不能道此語

攷古編云屈原漁父一章自載已與漁父問荅之辭漁父勸其從俗原荅之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腹中漁父莞爾鼓枻歌滄浪而去則是自莞爾而下至去不復顧皆原語言也若原實嘗投湘安得更能自書死後之言乎賈誼揚雄作畔騷皆言原真水死而世亦和之此不審也

清明前三日謂之寒食節天下皆然其事出於介子推
山西尤重王惲有詩云晉人熟食一月節店舍無烟竈
廚冷廬象詩云予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
千秋爲一人今吳中相傳清明前二日也

吾鄉魏太常校常寓楊菴精舍偶談水災但逢六數有
水厄每六十年或六年必有一變夫六陰數也故有水
災理或然也莊渠有救荒策文繁不暇悉錄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者竹木上未到地
之水是也

立菴俞有立貞木洞庭人嘗題趙仲穆畫馬一絕云房
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

回騎馬牛門東風致宛然在目年九十六而卒
戴石屏詩麥麩朝炊食松明夜當燈此實錄也山西深
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居民多以代燭謂之松明
頗不畏風

梅聖俞每醉輒叉手溫語坡公謂其非善飲者習性然
也余友唐解元子畏每酒酣喜誦劉后村詩云黃童白
叟往來忙負鼓音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
說蔡中郎子畏匪好此詩但自寓感懷云

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
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
已神以誣人景文真格言也梅聖俞贈何山人詩有云

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鄰

范文正公嘗在邊庭以黃金鑄一筭筒飾以七寶每得朝度廷詔旨勅命貯之筒中後爲一老卒夜閒盜去潛遞於家公知之勿究明以年老放歸袁文清公掄伯長有詩題文正公遺像一絕云甲兵十萬在胸中赫赫英名震犬戎寬恕可成天下事從他老卒盜金筒

鄉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擣蒲腎極造語之妙古語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爲一月閏月十三葉宋人閏月表有云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元人有詩云錢塘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得

一枝城裏去始知城外已春深徐天全雲湖賞梅云梅
開催雪雪催梅梅雪催人舉酒杯折取瓊枝插船上滿
城知是探春回二詩皆雋逸可喜元詩惜遺其名氏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末曰映王仲宣詩云山
間有餘映謂日吳

馬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御款段
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爾劉夢得經
伏波神祠詩有云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句此也
古人詩集中往往有贈內憶女遺妾之作若稱美子婦
顏色見於辭章者惟山谷集中有之其贈子婦之兄乃
曰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可醜可鄙

朱子語類謂其亂道莫非此歟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裋褐風霜入惟采元本仍作裋今新刊本皆改作短褐謬矣裋音豎二字見列子

武公功伯徐公天順閒遭讒被逐放歸田里自號天全翁與杜東原陳孟賢諸老登臨山水爲適不駕官船惟幅巾野服而已所至名山勝境賦詠竟日忘倦或填詞曲以侑觴其風流儀度可以想見其遊靈巖水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罨畫樓臺金碧巖扉髻髻十洲三島卻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

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
翠娥妝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遲蹤消
屣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他煩惱
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笑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
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
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杯便拚
得到三更乘月回仙棹此詞膾炙人口盛傳於世公年
六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文定公有詩弔之云
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之句

元僧道璨號無文印進士陶躍之之子善詩文余愛其
題坡翁墨竹云長公在惠州日遺黃門書自謂墨竹入

神品此枝雖偃蹇低回然而不屈之氣上貫枝葉如其人如其人

唐人風雨字入詩最佳者載于麓堂詩話宋詩惟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播傳人口余觀後村詩話載游次山卜算子詞云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拌話別離風雨催人去淚眼沒曾晴看黛愁還聚明日相思莫上樓樓上多風雨一詞而用四風雨讀者不厭其繁句意清快可喜

梅花不入楚騷杜甫不詠海棠二謝不詠菊花亦可悞恨辛幼安詞云戲馬臺前秋鴈飛管絃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高處不入當年二謝謝詩傾白酒遶東籬只

於陶令有心期明朝重九渾瀟洒莫使尊前欠一枝詞
調鷓鴣天稼軒蓋爲菊解嘲也

繡裙斜立正消魂宮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雨
春風應是怨黃昏侯鯖錄載此詩不知何人作也余嘗
見唐女郎劉媛二絕句云雨滴梧桐秋夜長愁心和雨
到昭陽淚痕不學君恩斷拭卻千行更萬行學畫蛾眉
獨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黃昏
空掩門女郎此詩可謂哀而不傷者矣

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陸放翁謂東坡此詩本杜牧之砌下
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余愛坡老詩渾然天成

非模倣而爲之者放翁正所謂洗癥索垢者矣

索新婦嫁女兒吳人俗諺也按三國志孫權欲爲子索關羽女袁術欲爲子索呂布女今人呼索爲煞因其音相似而譌之

古今詩話中云江州琵琶亭題者甚多惟愛鄭公最佳詩云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淚滿青衫余愛楊孟載云楓葉蘆花兩鬢霜櫻桃楊柳久相忘當時莫怪青衫濕不是琵琶也斷腸孟載此詩爲樂天解嘲亦出新意

沈石田詩話載薛沂叔泳新溪小汎詩云柳斷橋方出雲深寺欲浮石田稱浮字古人不能道余見僧初季潭

浮字何奇正以奇取
故奇耳此似未領會在

有屋舟詩云四面水都繞一身天若浮皆本老杜乾坤
日夜浮之句石田稱之過矣

宋朝盛學士次仲與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盛曰
今夕當作不經人遺語平仲詩斜拖闕角龍千丈潛抹
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頃
間次仲詩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
服予見麓堂詩話載謝方石鳴治送人兄弟詩坐來天
地不知夜夢入池塘都是春次仲雲詩頗與暗合
陳聲伯渚山詩話云近世士夫太過事退恕者則曰過
背之後不知和尚在鉢盂在其擔任者則曰做一日和

尚撞一日鐘聲伯戲以此言作絕句云短世驚風驟雨

中是非利害竟何從身謀過背誰知鉢日記升堂且撞
鐘觀此則非遜怒者矣吾吳中亦有謗云暴時得長老
做半夜裏起來撞鐘此語蓋譏諷當世浮躁者余偶得
一絕以繼之云處世真如一夢中英雄先得總成空存
亡身鉢何須計入定那聞夜半鐘聲伯名震吳興人
漢末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
滅裂風雅又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
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二子真曠達之士矣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
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下跌如春妍他

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
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縵影纓長曼鳳凰釵知君
欲作閑情賦應願將作錦鞋花閒集詞云慢移弓底繡
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坦已乃瞽史以
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爲真亦可笑哉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子賤曰車
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
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余按荀子曰鮒者浮陽
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驕化而爲鮒喬
從魚爲驕字義乃全驕字恐誤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
今製牋法猶有潢匠之說人多不解雖大夫士亦讀作
平聲非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於峯岩或照於中
嶺俗謂之山帶是也不出三日必有雨唐人詩云風吹
山帶遙^如迎雨

嘉興李訓導進字孟昭其西湖夜宿云蹇驢衝雪岸鳥
紗夜醉西湖賣酒家二八吳姬吹鳳管捲簾燒燭看梅
花誦之瀟洒可愛

園棊世稱爲手談又曰坐隱二字蓋晉人語也可入詩
种放隱中南山召拜起居舍人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

居三世以野蕺一盤詩一篇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
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菜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
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橫波山
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看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
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赶上春千萬和春住有餘不盡
之意藹然于言外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
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
鼓綠楊影裏秋千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
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
上花鈿思陵見而喜之恨其後疊第五句重攜殘酒不

脫寒酸氣改曰重扶殘醉虞伯生系之以詩云重扶殘
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提楊
柳舞青烟亦寓感慨之意深矣

西溪叢語云孟浪無趣舍之謂余讀莊子林膚齋口議
云孟浪不著實之謂當從林注爲當

唐人俗語云槐花黃舉子忙翁承贊詩云雨中妝點望
中黃句引輝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
君忙承贊閩人唐末爲諫議大夫

陳藏一話腹載李太守與伯珍醫士書簡云遣白金三
十兩奉謝以備橘黃之需咸不曉所謂橘黃之義及觀
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古人用事

不苟如此

東峯吳鳴翰洞庭人在郡庠有能詩聲其別妾詩云黃金散盡學風流學得風流已白頭記得風流明月夜幾聲檀板按梁州又挽溺水妓云翠袖尚籠金釧冷清波難洗玉容羞

洪景廬夷堅志夷堅二字出列子夷堅聞而志之言鷗鵬也唐華原尉張慎素有夷堅錄三卷張端儀貴耳集云夷姓堅谿也張博洽之士然必有所據但未明言出于何典耳

老杜孟冬詩云破瓜霜落刀歲時雜詠乃云破甘霜落瓜朱新仲雜記云孟冬無瓜當以雜詠爲是余謂西瓜

冬天固少則今冬瓜與瓠子皆有粉謂之霜落乃若改
破甘霜落瓜則謬矣

關西名妓王白苧者姿容雅素詞翰清思翹翹出羣來
遊吳中騷人雅士聞其名而往者接踵或以詩挑之會
合其意遂畱款宿否則金帛盈箱亦不能動吳士熊棟
卿訪白苧杯酌閒各詠一物白苧分得竹尊其詩云含
風八尺黃琉璃捲送郎君誠不惡只愁一夕秋露零高
束寒冰向塵閣棟卿分得竹夫人其詩云保抱工夫妙
不傳數條風骨已冷然怪他世濟夫人美慣伴多才學
士眠棟卿復指庭前蜘蛛爲題白苧詩先成云高結蓬
萊第一宮飛絲曾上御衣紅只因誤習仙人髻謫向人

閒草屋東頗有自負之意棟卿乃嘲之其詩云結果浮生盡是絲些些粘惹便羈迷何如掃卻間遭網不遣人閒賺阿誰白苧見棟卿詩稍不樂復賦一首解嘲云上林一片杏花飛預設賢羅候爾歸莫道個中粘著住殺強誰水與沾泥棟卿亦無如之何白苧姿色不豔麗然而出口滑稽詩才敏絕速不亞唐之薛濤也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妓行一字令乃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押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據公曰柰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爲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梁斗至於窮酒佐有一條據兒曲又何足怪駢亦爲之哂焉

唐子元薦論本朝之詩洪武初高李迪袁景文一變元
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子羽劉子高
孫炎孫黃黃子之楊孟載輩羽翼之近日好高論者曰
沿習元體其失也瞽又曰國初無詩其失也聾一代之
文曷可誣哉永樂之末至成化之初則微乎邇矣弘治
間文明中天古學煥日藝苑則李西涯張亨父爲赤幟
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者
而識者皆以爲傍門至李空同何景明二子一出變而
學杜壯哉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
風雅稍遠矣詞繁不能悉錄撮其大畧而已

封氏見閑錄云海內溫湯泉甚多有新豐驪山湯藍田

石門湯岐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
成湯兗州乾封湯邢州沙湯凡八處皆有溫泉墨莊漫
錄云泉大熱而氣烈者乃硫黃湯也唯利州平疇鎮湯
泉溫和手可探而不作臭氣云是硃砂湯也人傳昔有
兩美人來浴既去異香馥郁累日不散李瑞叔過浴池
上作詩云華清賜浴憶當年偶記荒山結勝緣未必興
衰異今昔曾經美女卸金鈿余讀唐子西溫泉記云其
下未必有硫黃以爲水受性本然按李賀有詩云華清
宮中鑿石湯岩以此推之泉之溫其下必有硫黃鑿石岩朱
砂之類子西指以爲水受木然之性其然豈其然乎
辛稼軒在上饒時屬其室人病篤命醫治之脈次有侍

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謂醫者曰老妻獲安平當以此婢爲贈不數日果愈乃踐前約以整整而去稼軒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個整整也盤合盛得下官歌舞轉恹恹賸得幾枝笛覩着這厭火色告媽媽將息整整兒善笛故第六句及之

陳聲伯墨談云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郎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卽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蓋避啟于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又聞都予敬詩

話云許由之名見於莊子之寓言自太史公信以爲實
有其人而後世因之許由者許其自由未嘗有其人也
予敬當時最以恰博詩多聞稱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姑兩
存之以質諸稽古之士

張祜題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
曲左右皆能傳唱故祜有詩曰紅葉蕭蕭閤半開玉皇
曾此幸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

唐開元中許雲封善笛李中贈笛兒有云隴頭休聽月
明中妙竹嘉音際曾逢見爾樽前吹一曲令人重憶許
雲封劉禹錫贈歌人米嘉榮詩云唱得梁州意外聲舊
人惟有米嘉榮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作後生二

生挾一藝之能而名存不朽者非名人之詩而傳若是
乎余嘗謂僧高閑草書歷世遐遠而不見傳于世今人
讀韓昌黎文其名遂顯于千百世之下而不能泯由是
知文字之不可無也如此

楊用脩丹鉛續錄云吞姓自古有之若氏族全書有吞
景雲晉有吞遵元與天公箋者今類書引用改吞作查
蓋不知有吞姓也書敘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爲證
余因是而作獻檢指南考之惜乎近年爲人竊去矣余
慨歎累日飲食不能下咽乃爲詩以志吾感云四十年
前錄此書任渠癡笑宋人愚追思跋語渾如夢安得驪
龍領下珠指南任德儉著其後有俞貞本先生題跋志

予後貞木家貧一日絕糧廢簪釵衣服僅存是冊蓋惜青稴舊物故也余今六旬矣不知更復見此書否是吾幸也

王樹野客叢書云樂天有兩小蠻如楊柳小蠻腰公侍姬也如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酒榼名也王說謬矣小蠻卽侍姬也因諱之乃曰酒榼老劉卽禹錫也如元微之鶯鶯曰雙文宋賈耘老妾東坡名之曰雙荷葉錢伯瞻侍兒田名倩奴山谷集中曰青人我朝林子羽鳴盛集內紅橋皆侍姬也蓋諱之其名耳

余嘗見倪雲林張伯雨詩寄與同時某人稱呼下曰印可二字余不曉所謂後閱霏雪錄云印可字維摩言若

能如是坐者佛可印可此禪語也

山谷脫歲信佛甚篤酷嗜蟹有詩云寒蒲束縛十六
輩已覺酒興生江山東坡亦愛食蟹其謝丁公然惠蟹
詩云堪笑吳興饒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尖團卽蟹腹
下脣也雄蟹臍尖至十月極肥大而膏腴甚有味古人
謂之糊口者是已劉孟熙謂雌蟹臍圓而珍蓋不知其
味者矣

丹鉛餘錄云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
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岳珂跋其後
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棟桷雖具
準繩而締創旣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鵲竝翔青

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帖蓋進乎此者
也又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帝之體峭以健馬牛其
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視襦不澆夜戶
不啟喜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余謂不但摹臨法帖看
畫亦然令人見畫不睹先觀其韻往往以形似求之此
畫工鑒耳非古人意趣豈可同日語哉歐陽文忠公詩
云古畫畫意不畫形蘇東坡云作畫以形似見與兒童
鄰真名言也

朱性甫存理仲秋在王浚之池臺賞月座中諸客賦詩
先就性父有一聯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
頭咸爲掣節稱賞余曾見僧仲璋一詞云萬事悠悠輸

一醉花酒休教離手性父句得非此詞脫胎換骨否
菽園雜記載一詩云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
虛只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陸式齊云惜不
知何人所作余見韋居安石硯詩話載蕭冰崖立之詠
秦詩云燭組初意欲民愚人果俱愚國未墟無奈有人
愚不得夜師黃石讀兵書陸公所記卽冰崖之詩後人
相傳稍易之耳

弘治乙丑文恪王公濟之丁內憂郡守林公世遠延文
恪脩郡志時館于西城書院庭中有白蓮一盆池秋晚
一朵忽開文恪有詩云埋盆若個便爲池玉鶴亭亭有
一枝不以格高知者少柰因開晚謝還遲庭前曉日自

相堵江上秋風空爾爲我欲舉盃同此賞天高露下月
明知吳中搢紳能詩者和之甚衆勅敵殊罕惟枝山祝
希哲詩云賓館秋光聚曲池玉杯承露閣涼枝孤寒未
必宜真賞間布何須怨較遲長恨六郎殊不肖徒聞十
丈亦何爲徐搖白羽開新韻想對薇花獨坐時時枝山
翁亦預脩纂郡志故前云云爲字險韻句句帖題文恪
獨加稱賞

昔人題嚴子陵圖云當時便著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
尋艾性夫詩有卻把客星侵帝座豈應忘世未忘名余
謂此等話皆克剌之辭固不足道獨愛方求可竹一詩
云謾衣羊裘釣澤雲無端惹起漢爭纛風標自與齊人

異便著蓑衣也識君

成化閒吳中大水郡守劉瑀酷虐子民督徵糧稅鄉民
苦楚血肉狼籍破產蕩業不勝拷掠時人目爲白面虎
楊儀部循吉有酷吏行刺之云酷吏面上無慈色手中
長提法三尺怒肉橫生髯奮張高呼拍案氣揚揚鞭笞
在前視如戲人血縱橫流滿地水浸生荆尚怪輕銅包
大杖猶嫌細貧窮百姓真可憐每每見官多被鞭忍飢
忍痛哭向天公人更覓行杖錢劉竟不得其死可謂酷
虐者戒

近吳中有鄉宦於國賦每後期不納致里催歲受其累
太學吳拱雲岫作冤苦吟以告云大人宰天下先須惠

鄉邦一夫不得所德化爲不揚哀哀里役徒艱苦溺無
疆供辦方週年經催又倉忙縣公高堂上較比出百方
桎梏與捶楚升粒必計量有田乃有租先公後私藏古
今有通義國憲亦昭章大人富膏腴本以資祿養定例
出稅納利費各相當里徒本無語何爲遭毒殃捶楚日
流血家人涕淚注在官嚴期限大人家未遑旦暮候門
庭門深命無將含聲不敢高進退徒勞惶大人憂民瘼
獨不念及鄉大人秉國憲獨不整家綱哀哀冤抑苦聞
之碎肝腸大人能轉念速辦救夷傷將爲大人頌得福
子孫昌且願大人壽爵位與俱芳鄉宦得詩大慚不日
完納其詩亦備盡該催情苦故全錄以爲士大夫勸

逸老堂詩話二卷得之江寧嚴侍讀東有所書中不列
鄉里姓名然稱魏莊渠馬抑之爲同鄉則蘇之崑山人
也又稱祝枝山序其父約齋漫錄二十卷云俞君寬父
吳之耆儒又以知其人姓俞矣其大父醉菊翁亦見書
中然皆不知其名崑山之俞唯允文字質甫者最著廣
五子之一也考其事跡又齟齬不合此書與約齋漫錄
江南通志及千頃堂書目皆不載雖有詩句又不爲明
詩綜所錄一時無可蹤跡顧其書雖無大過人處而敘
述亦班駁可喜其論麓堂詩話載同官獻諫之詞未免
起後人之議尤確論也爲錄而傳之至其祖孫三世之
名若字俟他日得崑山縣志與祝枝山集再爲蒐考云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九日東里盧文弢書于鍾山書院